

革命烈士诗抄

萧 三 編

中国青年出版社



革命烈士詩抄

蕭 二 編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9年·北京

革命烈士詩抄

蕭 三 編

*

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號

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

*

787×940 1/32 7 3/16印張 2冊頁

1959年4月北京第1版 1959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100,000 定價0.54元

致 讀 者 (代序)

蕭 三

一

这本“革命烈士詩抄”，不是普通的“詩抄”或“詩集”。它的意义远远超过一般的詩文集。

它的作者很少是被称为詩人的。但是每一个作者——每一个革命烈士本身就是一篇无比壮丽、无比伟大的詩章。他們的战斗的生活、艰苦的工作，他們的崇高的人格、坚貞的操守，他們对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无限忠誠的赤心，都是可歌可泣、足以惊天地而动鬼神的最伟大的詩篇。正象一位殉难烈士所写的，他們“每一个人，每一段事迹，都如神話里的一般美丽，都是大时代乐章中的一个音节……”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这是我們伟大領袖毛主席为刘胡兰烈士墓所写的題詞。可以

說，这也是对一切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的崇高赞誉。

殷夫烈士写过一首詩——“血字”，前三节的开头一句都是：“血液写成的大字”。

是的，烈士們遺留下來的每字每句都是用自己的鮮血写出来的，它們不是尋常的“創作”。就因为这样，所以常言說的“詩如其人”，在这本詩抄里表現得最为明显，也最为光輝。

革命烈士們都是真正的、伟大的詩人。

革命烈士們的詩，都是雄壮的、响彻云霄的音乐。

筆者参加这本詩抄的編輯工作，得以重溫和初讀全部壮烈的詩篇，內心經常十分激动。我想起那些曾經認識和共同工作过的烈士們的英雄形象，以及那些虽然不曾認識但是讀了遺詩就在我的腦际巍然矗立起来的烈士們的英雄形象，每每不由得停下筆來，默默地向他們全体和一个个致哀，致敬！

我看見了，在一切反革命、反动派的极端殘暴、极端凶惡，对共产党人和革命者施行极端野蛮的鎮压、逮捕、監禁、刑罰、屠杀以及极端卑鄙

的陰謀、收買、誘惑、挑撥之下，“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並沒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殺絕。他們從地下爬起來，揩干淨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屍體，他們又繼續戰鬥了。”（毛主席：“論聯合政府”）

我想起了，中國革命的勝利，真不是輕易得來的呵！我們今天的自由幸福生活，是無數烈士用生命和鮮血換來的。正如1957年4月8日“人民日報”的社論所說：“中國革命勝利以前，中國共產黨員和許多革命者，不怕殺頭，不怕坐牢，他們離鄉背井，東奔西走，不計名利，不圖享受，唯一想到的是國家的存亡和人民的禍福。他們為了革命事業的勝利，英勇犧牲，艱苦奮鬥，前面的人倒下去，後面的人跟上來，革命失敗了，馬上重整旗鼓，繼續奮鬥。”

他們，無數的革命烈士，有的留下了姓名或著作，更多的是連姓名都沒留下來。但是我們知道：沒有土壤，泰山不能成其大；沒有細流，河海不能就其深。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的革命過程，是漫長而曲折、艱苦而殘酷的過程。沒有千千万萬先烈的英勇犧牲，革命就不能勝利，約占人類四分之一的中國人民就不能站起來。

我又想起了毛泽东同志1945年6月17日在延安“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上所說的：一切反动派的企图是想用屠杀的办法消灭革命，他們以为杀人越多革命就会越小。但是和这种反动的主观愿望相反，事实是反动派杀人越多，革命的力量就越大，反动派就越要灭亡。这是一条不可抗拒的法則。

于是我听见：几乎所有的共产党员在就义前都慷慨高唱的“国际歌”声，都昂然高呼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人民解放万岁！”的口号声。他們是怎样坚决地相信：自己的血是不会白流的，革命事业一定胜利，人民一定能够解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一定要实现。

李大钊同志生前在一篇文章里就曾坚定地預言：“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瞿秋白同志在赴难时的訣詞中又說过：“为中国革命而死是人生最大的光荣。”

当我每次背誦夏明翰同志就义时的四句絕筆詩——“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都不禁低下头来向他深深地致敬，然后又立起身子愿作他所說的“后来人”。

我似乎永远听见楊超同志就义时高声朗誦

的英雄壯語：“滿天風雨滿天愁，革命何須怕斷頭？留得子胥豪氣在，三年歸報楚王仇！”我也似乎看到吉鴻昌同志在刑場地上用樹枝所寫的壯士豪言：“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國破尚如此，我何惜此頭！”……

劉紹南同志在刑場上高唱的“壯烈歌”將永遠响彻雲霄：“……烈，豪傑！鋼刀下，不變節，要殺就殺，要砍就砍，要我說黨，我決不說。殺死我一人，革命殺不絕。”李少石同志的遺詩將永遠激勵後代：“不作尋常床蓐死，英雄含笑上刑場。”“生當忧患原應爾，死得成仁未足悲。”“莫訝頭顱輕一擲，解懸拯溺是吾徒。”呂惠生同志在獄中寫的“留取丹心照汗青”表現了共產黨人何等崇高的抱負！“……忍看山河碎？願將赤血流！……入載堅心志，忠貞為國酬。且欣天破曉，竟死我何求！”陳然同志在獄中痛斥敵人時寫的“自白書”又表現了共產黨人何等堅貞的气節！“……對着死亡我放聲大笑，魔鬼的宮殿在笑聲中動搖；這就是我——一個共產黨員的自白，高唱葬歌埋葬蔣家王朝。”

在這樣英勇堅毅的共產黨員的面前，敵人的一切殘酷暴行只能加速自己的滅亡，而對共

产党人的伟大理想一絲一毫也摧折不了！

葉挺同志在重慶獄中写过一首詩，詩的最后的一句是：“我應該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郭沫若同志說：“他的詩是用生命和血写成的，他的詩就是他自己。”——这两句話，可以作为每个革命烈士和他們所写的每一首詩的写照。

二

我們的烈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每一位都抱着“已摯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恽代英同志詩）、“敌人只能砍下我們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們的信仰”（方志敏同志詩）的勇气和决心；都具备着“帶鐐长街行，志气愈軒昂”（刘伯坚同志詩）、“心志既坚实，苦汁甘如飴”（貴州獄中殉难者詩）的风格和品質；都表現了“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鉄鐐，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白，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陈然同志詩）的宁死不屈的磅礴气概。他們这种对党、对无产阶级、对人民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誠，真“象金子一般的坚，象金子一般的亮”（蔡梦慰同志詩），給我們全党党员、全体革

命人民树立了万代楷模，已經作到了古人所說的“立德”，——共产主义的最高道德。

他們，我們优秀的共产党员，在党的领导下，在各个崗位、各条战綫上，同各色各样的敌人进行过英勇不懈的剧烈的斗争；唤醒了、組織了人民群众走向革命，把革命事业、历史車輪推向前进；他們具有“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愿把这牢底坐穿！”的崇高抱負，終于使“工农齐解放”的事业得到了今天的胜利，他們又做到了古人說的“立功”，——为人民立下了大功。

他們都作到了保尔·柯察金所說的——在死去的时候不因虛度年华而感到悔恨，因为他們的一生已經貢獻給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了。

此外，无数烈士还做到了古人所說的“立言”，——这就是他們还留下了許多精辟感人的著作。例如李大釗同志的“守常文集”，蔡和森同志的通信和政治論文，瞿秋白同志的“瞿秋白文集”，彭湃同志的“农民运动日記”，邓中夏同志的“中国职工运动簡史”，赵世炎同志的記述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等文章，方志敏同志的“可爱的中国”、“獄中紀实”等著作，以及恽代英同志和萧楚女、林育南、李求实諸同志为青年写的許

多热情的文章，柔石同志的小說，殷夫同志的詩等等。这些遺作，在全国解放以后都已陸續出版或将要繼續出版。它們对于我們青年一代——不仅青年一代——都有极其巨大的政治教育意义。这些革命烈士的遺著，是我国文化宝庫的珍品，希望我們的出版界能广为收集出版，以供广大青年們閱讀。

我們現在輯录在这本“詩抄”里的烈士遺作，只是目前我們初步收集到的一部分革命先烈的詩歌創作（而且如李大釗、瞿秋白、殷夫、續范亭、李少石、陈輝諸同志的作品，也仅只选了他們全部詩作中一小部分）。今后我們还将繼續收集出版。

古人說：“詩以言志”。現代人常說：詩是真實感情的流露。的确，通过革命烈士的詩作，我們可以深切感到革命先烈們的伟大襟怀；这些詩，都是革命者的伟大心声。同时，詩歌又是最易传誦、最能动人心弦的，因此，許多烈士的詩作，虽然只有短短的几行，但讀起来有时却比万言长篇更有力量，更能使人受到感动和鼓舞。

烈士們是知道自己的历史使命的。因此，

他們也都深刻理解自己寫詩作歌的使命。

李大釗同志寫“在太平洋舟中作”、“送幼衡詩”，鄧中夏同志寫“新詩人的棒喝”，彭湃同志寫“勞動節歌”，楊靖宇同志寫“抗日聯軍第一路軍歌”，李兆麟同志寫“露營之歌”，涂正坤同志創作民謠……都是他們直接用自己的筆，創作了為當前政治服務的宣傳鼓動的詩歌。

從小就寫詩、後來成為革命詩人的殷夫同志，不愧為“歷史的長子”，“海燕”“時代的尖刺”（“血字”）。他的幾乎全部詩歌都是配合當前任務的。他是我們共產主義的、無產階級的詩人。他有一句詩，很鮮明地表達了自己對詩歌創作的態度：

我們是青年的布爾塞維克，
一切——都是鋼鐵；
我們的頭腦，
我們的語言，
我們的紀律！

——“我們是青年的布爾塞維克”

這几句詩，真可以作為青年讀者們的座右銘。詩人把鋼鐵的語言和鋼鐵的頭腦、鋼鐵的紀律並舉，可見烈士對於寫作是怎樣的嚴肅而

認真。

另一位青年詩人陳輝烈士也在他的“獻詩”里寫道：

人民就是上帝！
而我的歌呀，
它將是
伊甸園門前的守衛者的槍枝！

由此可見烈士對於詩歌創作的意義看得怎樣莊嚴而隆重。

這樣的詩是戰鬥的詩。這樣的詩人是戰鬥的詩人。他們首先是革命者——干革命工作，然後才是寫詩。寫詩也是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他們首先是共產黨員，然後才是詩人。寫詩正表達了作為共產黨員的他們的崇高理想。

三

我們目前收集到的革命烈士的詩歌遺著，還很不完全——這有待於逐漸發現、搜集，有賴於後死者的我們和廣大讀者繼續不斷地收輯。

但是，僅從這本詩抄——這塊園地里，我們已經看到了萬紫千紅的盛景，看到了烈士詩作的高度政治價值和藝術價值，看到了各種各樣

的創作方法和風格；有現實主義的；有浪漫主義的，但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而且大都是二者相結合的。——在這方面也可以說是“百花齊放”。

烈士們自己都是深入生活的革命戰士，和人民有密切的聯繫；都參加了火熱的、劇烈的實際鬥爭。他們的詩作都写出了自己愛祖國、愛人民和對黨忠誠的熱烈感情，顯示了他們豪邁磅礴的氣魄、堅定不移的意志和對革命勝利的信心。這些詩作的思想性，無疑都是強烈的。它們的藝術技巧水平，雖然各個作者是不平衡的，但是應該指出：象李大釗同志憂時憂民的詩篇，是非常精煉純熟的玉振金鏘之作。象續范亭、李少石、仇西華、劉伯堅、袁國平、呂惠生、李貫慈、許曉軒……諸同志的舊體詩詞，象鄒代英同志在獄中寫的一首七言絕句、羅世文同志臨難時寫的一首五言絕句、黃誠同志的七律一首、古公魯同志的七絕一首，以及貴州死難烈士獄中遺詩三首、龍華殉難者獄中題詩一首……作者都掌握了相當熟練的技巧，可以看出他們在我們古典詩詞方面都是很有修養的。殷夫、劉紹南、方志敏、林基路、陳輝、叶挺、關向應、陳

然、蔡梦慰諸同志的遺作都是新體詩，詩中也都飽含濃厚的詩意，可以說是琳瑯滿目。關向應同志僅存的一首“征途”，寥寥幾句，就很形象而富有詩意。

有些烈士既寫舊體詩，又寫新體詩。由於詩中燃燒着熾烈的階級感情，他們都寫得很好。例如鄧中夏同志的“過洞庭”詩（舊體詩），“新詩人的棒喝”（新體詩）。又如，任銳同志的“送兒上前綫”，這是一首好的五言古體詩。她的新體詩“午夜”，作為烈士之妻，寫母親的心非常親切，雖淒涼而樂觀，也寫的很好。

瞿秋白同志生前熱情地提倡文藝大眾化，極力為勞動人民群眾着想。他“坐而言，起而行”，自己寫了一篇“東洋人出兵”的大眾化長詩，而且用普通話和上海話兩種語文發表。由此可見，我們共產黨人和職業的革命者從來就都不陷入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為藝術而藝術”的泥坑，而總是主張和實行為革命而藝術、為鬥爭而藝術的。秋白同志也寫歌詞，如“赤潮曲”，又善於利用民族的傳統形式。他的“平津令”雜劇和舊體“無題”、“王道詩話”又極盡諷刺的能事。

賀錦齋同志的詩與詞，熟練地利用舊體來

写革命的内容。他在殉难前写给乃弟锦章同志的信中附诗二首，其中有“吾将吾身交吾党……誓为人民灭虎狼”之句。其弟作悼诗说：“只知有党不知他……一腔热血洒泥沙”（泥沙是锦斋烈士死难地名）。这不是一般诗作者的普通风骚唱和，而是革命诗人们的热血交流和赤心相印。这种深挚的革命交谊，在许晓轩同志的“赠别”，贵州殉难者的“读‘感赋’有感敬和原韵”等诗中也有动人的抒发。而续范亭同志的“赠毛主席”、袁国平同志的“和毛主席长征诗”、李少石同志的“祝董老六十大寿”，更表达了革命战士对于革命领袖和革命前辈的无限敬意。

黄励同志仅存的一首歌“工人苦”，非常通俗。青年烈士欧阳立安同志的“天下洋楼什么人造”也是利用旧形式写新内容。

殷夫同志翻译裴多菲的四句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又是用的我国传统的五言诗体，异常简练有力。这样的翻译等于创作，所以我们也收入这个集子。

使我们读者今天特别感到兴趣的，还有广东女烈士张剑珍同志就义时唱的四句山歌：“人

人喊我共产嫌，死都嚙嫁张九华！紅白总要分勝負，白花謝了开紅花！”和又一位广东农村女烈士就义时唱的一首山歌：“又吹号筒又拿枪，咁多士兵来送葬，咁多官員做孝子，死到阴間心也涼。”

論詩体，这两首都接近民歌。 这是很自然的，因为烈士本人就是劳动妇女。 她們的語言非常朴素，然而很有气魄，坚强、豪爽，而且幽默。你讀时，看得見革命烈士的态度从容，内心驕傲，乐观无畏，視死如归的神情。

限于篇幅，我不能一篇篇地列举了。总之，無論旧体、新体、格律詩、自由詩，烈士們的遺著都是好詩，都可以反复吟味。魯迅先生所說的：“根本問題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則無論写的是什么事，用的是什麼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噴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在这里又得到了充分的証实。同时，就从这些詩章已經足够說明一个问题——目前我国詩歌界討論的問題，那就是：詩的形式可以多样化，也必定会是多样化的。只要內容是革命的，任何形式、任何风格都可以运用和同时并存。